

《新中国》专刊
美中友好刊物

《八位美国人回忆同毛泽东的会见》

杨振宁文章
《思想家，领袖，非常注重实际的人》

我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的原因是，一九七三年夏天，当北京旅游局问我在中国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最终鼓起勇气问能否见到毛主席。第二天我由于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而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旅游局的人说：“不，你完全不应表示歉意。许许多多人都曾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我心里才觉得平静得多了。所以当我几天后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有空想要见我时，我感到惊异并且感到非常荣幸。

我到中国既不是以记者身份去的，也不抱有任何具体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想促进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所以当我去见毛主席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拟定的问题要问他，也一点不知道谈话大概会怎样进行。其实，这样倒也好，因为这是一次非常轻松和漫谈性的谈话，毛主席非常有办法使我不感到拘束。

他问我们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正在做些什么，当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研究基本粒子的结构的时候，毛主席对此非常感兴趣。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显然是一直密切注意着当代高能物理学的某些发展情况，特别是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的。

我告诉他这个问题仍然在激烈地辩论，迄今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我觉得毛主席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我估计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同他对于我们想在实验室里弄清楚的东西的了解和好奇心有关系。

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

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谈话中间，毛主席问我：“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啊，我可未曾想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不得不想一想，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作了一个未能说清问题的答复。

接着我们就讨论这两个词在日常中文和英文中的含意，以便同它们在物理学学术方面的含意作比较。这两个词的含意的区别是细微的，这次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还同我讨论了不同程度的概念问题，并非常仔细地把他要用的每一个词句都用得确切。

我认为毛主席是二十世纪的伟人之一，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他对于思维过程，对于各个领域的概念都感兴趣，然而他又是一位非常注重实际的人。

通过把他特殊的洞察力与品格相结合，他成了许许多多其他极有才能的人们的领袖。

(四)

蒙博托在金沙萨数十万群众集会上讲话

说苏、古是制造国际阴谋的罪魁

【法新社金沙萨四

月九日电】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今天在金沙萨的一次大会上宣布，埃及一个代表团在扎伊尔首都讨论埃及如何向沙巴省派遣部队的问题。

蒙博托总统还指出，将有一千五百名摩洛哥士兵在沙巴省同扎伊尔人并肩战斗。

他对当局估计约有三十万人的群众说，第一批摩洛哥部队已到达前线。

扎伊尔总统在二十五分钟的讲话中，谴责了“扎伊尔遭到的国际阴谋”。他指责苏联和古巴是这一阴谋的罪魁，“不指名地”指责安哥拉国家元首内图“只不过是走卒”。

蒙博托将军说，

“不存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起诉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起诉将会遭到苏联的否决”。同样，向非洲统一组织提出起诉“就会象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安哥拉问题的特别会议上那样引起非洲的分裂”。

扎伊尔国家元首指出，扎伊尔军队收听部门所听到的电报“证明苏联和古巴进行了干预”。

蒙博托将军谈到了敌人的合作者，特别是钻进了扎伊尔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他说，有两个非洲国家——他没有点名——“指挥前加丹加兵”。

他最后说，“形势的发展对扎伊尔很有利”。

【中东

社开罗四月九日电】一位官方人士今晚对中东通讯社说，

埃及支持哈桑国王向扎伊尔派遣摩洛哥部队的决定。

这位人士说，哈桑国王是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精神和鉴于目前外国对非洲干涉（以外国对扎伊尔的入侵为代表）的严重性而作出这个决定的。

【法新社开罗四月九日电】这里的可靠人士今天说，埃及派了一个调查团到扎伊尔调查所传对沙巴省入侵的情况。调查团包括六十年代加丹加分裂时期在联合国军里服务过的六名军官。

这些人士说，扎伊尔外长恩古扎最近访问了开罗，但是埃及报纸没有报道他到这里的消息。

【路透社金沙萨四月九日电】扎伊尔官方通讯社报道，蒙博托总统同埃及的两位将军和五位上校举行了会商。

该通讯社说，埃及军事代表团受权同扎伊尔当局就派遣埃及部队前来帮助扎伊尔武装部队的问题拟定详细的计划。

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了该公司记者在西德巴登会见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访问记。萨达特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他希望他的国家将做些什么来帮助扎伊尔。

萨达特在谈话中说，蒙博托总统曾要求埃及提供援助。

他说：“我希望我们会做些什么来帮助扎伊尔。”

阿斯平引用劳尔将军的话说，姆本巴率领的入侵扎伊尔的部队为一千一百人到一千三百人。在劳尔将军去年六月访问安哥拉时，姆本巴曾试图会见劳尔，但是那次会见没有进行。

【合众国际社金沙萨四月九日电】蒙博托总统星期六对全国说，入侵沙巴省的叛军是得到扎伊尔内部的共谋者的帮助的，但是他向他的同胞们保证，只要他活着，他们就会赢得胜利。

国家通讯社扎通社报道，蒙博托在向首都三十万举行声援游行的市民致词时说，“直到军队的最高层，都存在共谋关系”。

作为证明存在共谋关系的证据，蒙博托列举以下各点：

——这次进攻恰巧发生在金沙萨和卢本巴希（沙巴省省会）实行燃料配给的时候。

——为了表明它要作为一个好邻居同安哥

拉和睦相处的愿望，扎伊尔撤退了驻沙巴省的伞兵和坦克，因为安哥拉当局对它们驻在那里表示不满。所以在遭受攻击的时候，在入侵地区只有大约一百名宪兵（国家骑警）。

——入侵者的活动由于扎伊尔陆军电台的电讯而得到了方便。现在发报系统改变了，因为局势显然已变得有利于扎伊尔部队。

他说：“一个直接参与这个阴谋的军官已经被抓起来。”

蒙博托说，一位扎伊尔的记者是古巴一名外交官的同谋犯。这个古巴外交官上周被控进行间谍活动，并因此引起扎伊尔中断同古巴的外交关系。

他。”

【路透社开罗四月九日电】埃及高级官员今天否认从金沙萨传出的如下消息：埃及已经决定派部队前去帮助击退从安哥拉对扎伊尔东南部的入侵。这些官员说：“事情不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埃及的调查团已经派往扎伊尔。”

官方的扎伊尔通讯社说，一个埃及高级军事代表团正在金沙萨和蒙博托总统会谈派遣埃及部队的安排问题。

但是，观察家们认为，埃及大概不会派部队到扎伊尔去。

萨达特总统已经一再说明，只要埃及的部分领土仍然为以色列所占领，埃及就不准备派任何部队到埃及以外的任何地方去。

萨达特结束在西德的休假返开罗

【德新社斯图加特四月九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结束了他在黑森林的两天私人休假飞返开罗。

在斯图加特机场为他送行的是巴登—符腾堡州文化部长威兼·哈恩，他代表现在正在访问中国的联邦州总理菲尔宾格。

埃及表示支持摩洛哥出兵援助扎伊尔

蒙博托在金沙萨同埃及调查团举行会商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稿

《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使吉斯卡尔恼火》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八日刊登一篇专稿，题为《同一些共产党的关系更缓和了》、《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使吉斯卡尔恼火》，摘要如下：

尽管国务院试图澄清一些问题，但是卡特政府同西欧在野的共产党进一步缓和关系的政策仍然继续在掀起风波。

国务院发言人四月六日宣布了一种措词谨慎的态度，此间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是美国确定的态度，是美国政府高层定下来的。德斯坦总统的发言人对这一反应是一个简单干脆的“无可奉告”，从而加重了如下消息的分量：法国总统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西欧共产党人打交道方面采取的态度正在变软感到恼火。

据一条报纸消息说，爱丽舍宫对下述一点既不肯证实也不肯否认：德斯坦总统在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莫斯科以后来到巴黎时亲自向他表示过不满。

国务院的声明此间认为国务院的声明是由于德斯坦表示了不满而发表的。发言人霍丁·卡特是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宣读这项声明的。

这项声明使欧洲人捉摸不透的是，美国是否准备同左派的联合政府进行合作。选举结果和民意测验都表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要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

和共产党的联盟很可能控制法国议会。但是反对党的领导人是社会党人，共产党在政府中大概只能占有不那么显眼的部。

“参加”对“控制” 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拒绝说出在美国人眼里共产党“参加”到一个政府中去和“控制”一个政府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法报文章《卡特就共产党问题答复德斯坦》

【本刊讯】法国《法兰西晚报》四月八日刊登一篇题为《在万斯访问爱丽舍宫四天后，卡特就共产党问题答复德斯坦》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卡特自上台以来，对西欧各国共产党可能掌权的问题，一直谨慎地保持缄默，现在他不再沉默了。

在德斯坦总统提请卡特的国务卿万斯注意法国在这方面感到担心的问题之后仅仅四天，卡特清楚明确地表态了：不，美国不希望干预西欧的事务；是

的，如果西欧各国政府被置于不尊重民主原则的政党的统治之下，美国是不会漠不关心的。

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念的一项长长的正式声明中提到了这些原则。

这份声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卡特对吉斯卡尔的答复。这份声明交给了美国驻西欧的各个使馆，以便通知各有关政府，但它特别是首先对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发表的，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内，左翼和极左派的推进是特别意味深长的。这份声明的措辞

共产党的外交事务专家让·卡纳帕说，他的党不打算控制左派的任何联合政府，因此他的结论是，美国的声明不适合法国。

他重申他最近的这番话：将来的左派政府将希望同美国以及北约的一些成员国保持友好关系。

法国一家报纸说，如果左派在一九七八年法国的选举中确实获胜的话，这使美国有了回旋余地。

另一家亲政府的报纸《震旦报》说，使法国总统感到恼火的正是这种含糊不清。

是经过仔细推敲和斟酌的。

对美国的声明可能产生的后果现在尚难预料。

在巴黎，人们认为这份声明只能恢复一种正常的平衡，而几个月来，人们的印象是刮向华盛顿的左边的风稍强了一点。

人们认为，美国就近采取的立场无论如何不构成干预法国内政：如果勃列日涅夫满有权不掩饰他对共产党的偏爱，那么卡特就能表示与之相反的同情……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七日电】（国际新闻处采访白宫记者亚历山大·沙利文）卡特总统要求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防止把核武器能力扩散到更多的国家。

卡特四月七日在宣布限制美国核力量计划时还说，“显然”，有些国家利用用于和平发电的核能工厂来发展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总统在回答有关他致国会的无限期地推迟美国对铀作商业再加工的信件的问题时说，“正当地和必要地”利用铀和其他浓缩燃料来开办核发电厂和需要禁止把核燃料用于武器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总统说，万斯国务卿从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对他的制止把核武器技术扩散到其他国家的建议的“良好的”反应，他说，打算于五月七日至八日在伦敦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和英国的领导将参加那次会议。

卡特说，他预计，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西德在出售核动力工厂方面将继续展开经济竞赛。但是他说，他希望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以防止其他国家取得生产核炸药的能力。

卡特将继续使美国禁止出口将浓缩铀的装备或技术，同时要求授权向其他国家有保证地提供核燃料。

卡特的计划将推迟向所谓的“铀经济”转化的可能性。

总统说，国际社会在控制国际核能方面已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签订了防止核扩散条约。他指出，约有一百个国家已在条约上签字，放弃了制造核武器的机会。

总统说，他“最近几天内”同英国首相卡拉汉、西德总理施密特和日本首相福田谈到了“采取联合行动”来解决再加工核燃料问题的可能性。

美新处自华盛顿报道

《卡特要求建立国际联盟防止把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三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风暴——苏联知识分子的抗议》，摘载如下：

（原编者按：苏联知识分子对当局官僚高压的抗议，由来已久，但有关的消息文件大量被揭露出来，还是近年美苏缓和前后的事。最近，苏联与东欧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潮，甚而成为卡特上任后美苏“新冷战”的一个焦点。这篇长文，介绍了苏联知识分子反抗运动中的各种论点流派，对这个运动在苏联整个反抗运动中的地位，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一、前言

一个变了色的革命，一个官僚化了的政体，一个腐败了的社会，就是今日苏联百病丛生的原因。

五十年代中叶，苏联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开始变质。在外交上，它欺压其他国家，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对内则利用国家机构作为官僚的控制工具，剥削老百姓，制造新阶级，导致国内外的反抗日增，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苏联“异己分子”对苏联政权的反抗日增。西方研究苏联的学者，称此为“民主运动”。乍看起来，这个运动，除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由三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查利泽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组成的“人权委员会”之外，并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和有计划的行动。可是，知识分子零星抗议的日渐增多，表示了对克里姆林宫不满的情绪正在迅速地增长。

苏联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抗议，在六十年代始有较大规模的出现。一九六五年，一群苏联知识分子集合起来，抗议当局“无理审讯”作家达尼

港刊文章

《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风暴》

《苏联知识分子的抗议》

埃及和西尼亚夫斯基；苏联指责这两位作家在西方刊印“反苏刊物”。六八年八月下旬，当苏联的坦克开入捷克首都布拉格时，一群苏联知识分子联手起来，抗议苏联这种侵略行动。这次抗议，是这个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高峰。苏联人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愤恨日增。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位名叫伊林的陆军中尉，企图在克里姆林宫的鲍罗维茨基门行刺勃列日涅夫不遂。这件事震惊了克里姆林宫，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亲自主持审讯，当盘问至伊林的行刺动机时，他只答道：“为了要唤醒俄国！”（这件事苏联报章只字不提，可参看当时《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舒布的报道。舒布后来被逐离境。）

知识分子反苏日增的明显迹象，就是“地下刊物”正如雨后春笋，在苏联境内出现。他们批评苏联的政体，攻击官僚，指责当局欺压少数民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政策，控诉特务的横行。这种被西德女记者格斯登美尔称之为“静默的声音”，正慢慢地在苏联境内汇成一股巨流，向前奔涌。

二、缓和与扩军的争论

苏联知识分子对莫斯科政权批评最多的一项，是苏联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在此项问题上，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争论，其中以萨哈罗夫、阿马利里克、索尔仁尼琴和罗伊·麦德维杰夫几个人的论点较有代表性。

萨哈罗夫——这位一九七五年获得诺贝尔和

平奖金的苏联物理学家，早年以发展氢弹著名。他和作家索尔仁尼琴一样，自称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反抗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活动。六八年他在西方发表了“进步、共存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一书。他一直批评苏联的统治手法，尤其是对付异己分子所用的恐怖手段，例如把他们关进劳改营，或送进精神病院去，过着惨无天日的日子。

萨哈罗夫在批评苏联政体时，主要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在批评勃列日涅夫大力提倡的“缓和”政策时，可说是一针见血的。他一直怀疑美苏“缓和”究竟能产生什么效果。他认为苏联与西方大谈“缓和”，事实上只是放出烟幕，使西方的警戒性渐渐减低，然后大肆扩军，在世界各地称王称霸。他指责苏联在外不断扩军，在内则施行高压手段，压制知识分子。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他和查利泽、特维尔多赫列鲍夫组成了“人权委员会”，对苏联当局漠视人权提出抗议。但是，萨哈罗夫觉得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所以他把眼光投向西方，把西方的压力看作是改变苏联政体的最大希望。

萨哈罗夫认为西方不应在与苏联谈判“缓和”时稍示让步。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是苏联侵略捷克五十周年的日子，他邀请大批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到他的寓所，然后宣读一篇声明，指出：“缓和而没有民主化（在苏联国内），和在缓和的过程中，西方只是接纳苏联所玩的把戏的话，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不但没有解决世界的问题，反之，只能表示西方在苏联庞大的力量之前低头屈服。”萨哈罗夫认为，西方假使不用国际贸易和外交上的谈判条件，来对苏联施加压力，那么，“缓和”只会流于“假的、欺诈的、投降的”表面形式而已。（一）

《莫斯科对以色列采取的行动》

美报文章

说苏从“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方针上后退，以亲近以色列来恢复其破了产的中东政策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六日刊登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合写的一篇评论，题为《莫斯科对以色列采取的行动》，摘要如下：

苏联以亲近以色列而恢复其破了产的中东政策的最明显信号是在伊拉克铁腕人物萨达姆·侯赛因最近访问莫斯科的期间发出的。

俄国人温和而始终不渝地说服侯赛因，伊拉克脱离好战的阿拉伯国家的“拒绝阵线”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个“拒绝阵线”宣布不能让以色列存在下去。俄国人的失败并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要做的事情的重要性。

这是从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方针上后退，而且是进行苏以之间自从一九六七年的六天战争以来最和谐的联

系。这是否将会象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到苏联放宽对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然而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是清楚的，那就是扮演一种相对说来“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角色和与美国争当中东和事佬。

在这里（以色列使馆和苏联大使馆之间经常进行私下接触）和在西欧，苏联对以色列进行试探性接触已是平常的事情。然而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做出让步而导致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某种形式的巴勒斯坦国之前，不可能有恢复外交关系的实际行动。

即使没有外交关系，莫斯科还是打算利用它对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做为在今年秋天举行的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上争取同美国平等的保

障。过去，基辛格的中东计划除了苏联享有日内瓦和平谈判“两主席之一”的头衔之外，不让苏联插手日内瓦和谈。现在，由于莫斯科走向采取相对说来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要排斥俄国人就更困难了。

此间一些消息灵通的犹太领导人认为，莫斯科因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日益增多而感到惊恐，也许会马上采取一项放宽对犹太人移居的限制的戏剧性行动。如果苏联采取那样的行动，那将会提高它在以色列和西方犹太人心目中的威望，使得莫斯科能起到美国所起的一部分作用——即可以同双方对话的和平掮客。

莫斯科除了同伊拉克的侯赛因会谈以外，还在发出其他一些公开的信号。

这同克里姆林宫对其老的受益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采取新的冷淡态度比起来不算回事。勃列日涅夫两周前的长篇讲话从未提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有计划的策略在数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策略上的改变是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中中东和非洲这两个地区有关。

背后得到叙利亚支持的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亲美政策使莫斯科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发生的所有危机中支持阿拉伯人的中东战略破产了。苏联人已知道他们

自己没有阿拉伯盟友了，他们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就从埃及被赶出来了，他们在叙利亚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地在失去。他们最近签字达成了同伊拉克的十一亿美元武器交易（莫斯科没有为此捞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件事，只是使苏联失去在中东的影响这一点惹人注目。

苏联人现在已不可更改地决定把南部非洲，而不是东地中海，作为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中心。同莫桑比克签定的新条约使莫斯科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即如果需要的话，就得对军事解决罗得西亚、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种族斗争给予充分的支持。

甚至俄国人都想使南部非洲和中东同时发生军事冲突（因为莫斯科还没有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赎罪日战争期间美苏潜在对抗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美国在南部非洲不象它在东地中海和波斯湾那样要对盟国或石油供给这件事承担义务。

所以，苏联避开中东可能出现的新战争并走向同以色列建立较密切的关系，现在看来，是一心想控制南部非洲周围的印度洋和大西洋地区。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八日电】国务院今天说，他们预料以色列的政治动乱不会影响为谋求一项中东全面解决办法而进行的谈判的速度。

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说，美国预料谋求和平的努力不会“由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八日以《萨达特的方案》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埃及总统萨达特不再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不正常的”，中东的阳光下不应有它的容身之处。他准备实现一种阿拉伯式和平——正式接受以色列的存在，即使不是接受它存在的权利的话。正如他在访问华盛顿时清楚表明的那样，他知道这与以色列式的和平（即充分地、正常的、建立信任的接触）相距很远，而卡特则认为用以色列式的和平来换取归还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是合适的。

萨达特总统的这一愿望是很吸引人的。凡是了解中东局势的人都不能不对他已经走了那么远或者有勇气走这一段行程表示尊敬。

萨达特的方案是，首先应当让阿拉伯人收回他们的领土，并且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然后阿拉伯人可能考虑承认以色列、同它进行接触和贸易等等。但是萨达特的方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据我们了解，卡特就是这样对萨达特表示的。这个方案将使以色列在实现它的正当的政治和外交目的以前就失掉手里最硬的牌。它还将使中东处于那种已经引起四次战争的差不多同样不稳定的局势。

萨达特方案事实上同拉宾方案一样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和危险的，因为在昨天拉宾由于一件财务方面的丑闻而惊人地和必要地撤回他的竞选资格以前，以色列政府的立场也是明确的。以色列要求它所说的那种和平，但是它愿意归还的土地的面积比完全撤出被占领领土要少得多。那个方案将使阿拉伯人在实现他们的领土目的以前就失掉手里最硬的牌。

万斯会见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兹

迪尼兹说以色列继续谋求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于以色列民主进程的影响而间断”。

卡特是在万斯国务卿和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兹进行了一小时的会晤之后向记者发表谈话的。

迪尼兹也对记者

美《华盛顿邮报》文章《萨达特的方案》
说萨达特的方案是首先让阿拉伯人收回领土并且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然后阿拉伯人可能考虑承认以色列、同它进行接触和贸易等等

说，尽管处于目前的政治局势之下，以色列准备不加拖延地继续努力谋求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他说，他同万斯谈到了给埃及军援的问题，国务卿对他说，美国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或作出保证”。

国务卿、而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去职的基辛格，曾经花了极大的气力，纠合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共同对付第三世界石油

输出国，但是，就如一九七一年德黑兰和的黎波里的斗争一样，不同的利益考虑，尔虞我诈，使西方集团未能真正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联合阵线，基辛格的“努力”遭到失败，成为他去职时最大的遗憾之一。

一九七七年二月发表的一份材料，令人看到这场斗争中力量消长的趋势。

一九六三年，所谓“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控制了北美洲、中国和苏联集团以外的全世界原油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二。到一九六八年，下降到控制百分之七十八。一九七二年下降到控制百分之七十三。到一九七五年，下降到只控制百分之三十。

同一地区范围内的各国政府和国营公司对原油产量的控制，由一九六三年的只占百分之九，上升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六十二。其他独立的石油公司控制百分之八。（五十八）

阿拉法特访苏结束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八日电】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离去

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今天离开莫斯科。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友好访问。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八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在这里向塔斯社记者格奥尔基·库瓦尔金发表谈话说，我们在苏联的访问和进行的会谈是有成果的和成功的，会谈过程中讨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

他强调指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会晤。这次会晤证明苏共中央总书记毫不松懈地十分注意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这次会晤也是推动我们解放斗争的一个强大动力。阿拉法特说，在会晤过程中，勃列日涅夫重申了苏联主张全面解决近东危机、主张保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甚至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的一贯的原则性的立场。

阿拉法特强调指出，会晤具有历史性质，它的结果今后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接着说，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高度珍视并永远不会忘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给予他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珍视同苏联的根深蒂固的友谊，并尽一切努力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种友谊。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七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米泽尔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越来越加强同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巩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友好合作。”他今天在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结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这番话。

米泽尔说，“我们的访问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再一次深信，苏联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一边”。

米泽尔说，苏联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制定发展抵抗运动广泛纲领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之后派代表团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石 油 大 鳄

此消彼长 一九七一年春天，第三世界石油输出国取得这一场胜利，是其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

这一连串的胜利包括一九七四年——七五年中对美国等援助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包括截至一九七七年一月为止的三次重大的调整原油价格，许多石油生产国实行和正在实行石油国有化的政策，用赎买的办法接管各大石油公司设在各该产油国的分公司、子公司以及他们的设备。

到一九七七年春天，每桶原油的标价都在十一美元以上。这个水平是一九七一年价格的近四倍。虽然还追不上产油国进口的西方生产资料涨价的幅度，弥补不了西方通货膨胀使产油国遭受的损失，它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护了石油生产和输出国的权益，增强了这些国家的国力。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继罗杰斯之后担任美国

时
报
社
道

《园田特使回国，强烈否认对苏作了让步》

【时事社东京四月九日电】题：园田特使回国，会见记者，强烈否认对苏“作了让步”，应当理解同苏联的友情。

为使日苏渔业谈判走上轨道而作为首相特使访问了苏联的园田官房长官，九日上午回到了东京。园田官房长官在羽田东急饭店打电话给福田首相，汇报了访苏情况，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谈了访苏的成果等。

这位长官在谈话中就包括北方四岛的适用水域划线问题说：（一）我和柯西金总理会谈时，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不存在日本方面作了让步的事情；（二）在铃木、伊什科夫会谈中，日本也不让步，反而是铃木农相在强烈地进逼

苏联方面。这番话是对一些消息所传“日本作了让步”的说的强烈否定。园田长官还说：“关于这一点，苏联方面的态度也是冷静的。这里表示了苏方的友情，这样理解为好。”

园田长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在国民的激励下去莫斯科进行会谈，在严峻的状况下圆满完成了任务。

二、会谈一开始，我就说：“苏联是自己和别人都承认的超级大国，拥有大炮、军舰、原子弹。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将来，依靠大家的力量开发西伯利亚广阔的原野，成为人类的救世主，这是苏联的责任。对此实行合作则是日本的责任。”但是，苏联听到“超级大国”这个说法，可能就理解成是攻击“霸权”了，于是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中涉及了美国、中国的问题和去年的米格25事件。

三、这个会谈临时中断以后，我说：“我们坦率地交换了看法，你生气了吗？”柯西金总理说：“我不发怒，你也别发怒。”后来，我们在恢复渔业谈判问

题上顺利达成了协议。

四、我看到报纸上报道说：因为日本在二百哩问题上作了让步，所以渔业谈判恢复了，而本来的目标是，这个问题上不让步，又使得渔业谈判恢复。不是让步不让步的问题，我同柯西金总理会谈时，一句话也没有讲到（二百哩）这个问题。这一点，苏联方面也是冷静

日《读卖新闻》社论 《日苏政治交涉所留下的疑问》

说日政府应向国民充分说明对领土问题一系列疑团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八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日苏政治交涉所留下的疑问》，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举行的园田首相特使同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会谈，已就恢复渔业谈判达成协议。

园田、柯西金会谈，大体上造成了打开处于僵持状态的局面，但是，关于我们注视着在北方领土周围划线问题上，进行了怎样的商谈，尚不明确。

三月底日苏渔业谈判之所以中断，是由于在北方领土周围二百哩划线问题上，日苏两国意见形成对立的结果，

的，理解成是有友情的为好。后来，铃木、伊什科夫会谈时，日本方面也没有让步，反而是铃木农相在强烈地进逼。在这个问题上，我解释说，三月二日铃木、伊什科夫交换的信件构成了基础，谈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

五、领土问题，田中、勃列日涅夫会谈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在

解决第二次大战后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后缔结和平条约。要说愿望的话，我或者铃木农相就想在会谈中说：这个方针没有任何变更。可是，存在反而被苏联拿领土问题来纠缠的担心，所以没有深究。为了一百五十万渔民，领土问题上是不可以吃败仗的。

六、我听说日本国

内有消息讲我们在领土问题上作了让步，听了简直叫人想哭泣。造出这种消息来，高兴的也不是苏联吗？我也已再三提醒铃木农相要当心。

七、我认为，在这次渔业谈判中，在领土问题上，把日本认为北方四岛没有解决而苏联方面则认为已经解决这种状态留到将来去，是可以的。

* * *

外务省首脑主张，领土问题在日苏和约谈判中商议，采取了不放弃要求归还的基本原则的态度。其见解可以说是“鱼”、“领土”分离论：这就是说，即使在鱼的问题上承认划线，但是在领土问题上的要求并未改变。

但是，承认这种划线，解决了当前的日苏渔业问题，岂不形成给苏联的领有北方领土主张一个根据吗？

考虑到以在北方水域捕鱼维持生计的渔民和水产关系人士的情况，希望确保尽可能多一点的捕鱼量，这是肯定无疑的。但不应该把这个问题过多地作为重点，以致给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带来障碍。政府应向国民充分说明在领土问题上的疑团。

* *

【本刊讯】苏《科学与生活》一九七七年第一期刊登一篇题为《第一代机器人》的文章，摘要如下：

第 一 代

当谈到一代人的时候，是指那些曾经或正在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人。而这些人能力、熟练程度或职能没有任何意义。

但当谈到一代机器，例如一代机器人的时候，那么能说明其特点的，便只有它们的功能水平、“熟练程度”，而不是出产年月。

第一代机器人不会看，不会摸，没有任何感觉器官，这些器官可以告诉它工作区——操作对象所在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情况——，以及它应怎样动作。这种机器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以至它怎样开始工作都得详尽地给它指定。需要事先教会它操作。它在工作过程中什么也不能学会，也不积累经验。

第一代机器人是一种带程序控制的自动装置。与所有其它自动装置所不同的，在于它有一种执行机构——机械手——的独特装置。而且机械手的自由度可以因结构和所要求的动作通用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虽然现代工业用机器人的原理是这样的简单，但它们的结构方案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机械手的结构多种多样，机械手动作的控制系统、训练它们的方法和程序编制也都多种多样。

最初的工业用机器人之一称作“万能”，现在美国和英国还在生产。同任何其他工业用机器人一样，

苏《科学与生活》杂志文章 《第一代机器人》

它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即把机械手同保证它操作的传动装置接通的执行部件和独立控制台形式的控制部件。

带有手掌的机械手（手上有抓钩）穿过一个槽安在垂直转动的柱上。机械手有三个自由度和三个受控制的动作：两个与轴呈纵向和横向相对于柱的前进动作，一个同柱一起转动的动作。手在“手腕”关节部还有两个动作。第六个动作是开关抓钩。机械手前进移动的范围是零点七五米，柱的容许回转度为二百四十度。

“万能”机器人按两个设计方案生产，方案的区别在于程序编制方法和因此形成的功能能力。

方案之一规定利用独立部件以手工安排程序，这种部件带有三只旋转的小手。“示教者”要有次序地把机械手由一个必要的位置转到另一位置。每一种位置对手的姿势都用专门插销储存在程序鼓的某一行里，每当手转到另一位置，鼓便转一行。手的动作的完整循环程序就这样编制完毕。

当程序自动再现时，按一下按钮，鼓即开始转动，鼓的插销依次接通传动装置，保证手向相应的方向运动。

机械手开始运动，传动反馈传感器，传感器产生电压，电压与机

械手沿每一个受控制的座标移动的数值成比例。只要这些电压相等与相应鼓行中插销位置给定的电压，机械手或者停止，或者开始向下一个位置运动，如果下一个插销接通其他传动装置的话。这样整个给定的程序便将顺序再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控制传动装置的接通和切断。这种程序没有规定机械手的运动速度。所以这类控制系统称作点位系统。

自 然 淘 汰

“万能”机器人的第二个控制方案大大不同于第一个，因为可以在整个工作循环内自由地改变机械手的运动速度。这就是连续或回路控制系统。

点位和连续控制，是制造工业用机器人使用的两种主要系统。

第一代机器人不断增加。据美国专家统计，到今年初全世界在机床、机器人和自动线旁劳动的有三千五百个机器人。其中有各种类型、方案、结构和控制系统的机器人，主要是美国、日本、英国、瑞典和其他国家的机器人。

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制造和使用工业用机器人问题，已经制造出了许多试验型机器人。

第一代机器人正在经历它出现

以来的最严重时期之一——“自然淘汰”时期，即使用时期。机器人的结构在进行严格的选择，而且它据以生产的标准各式各样和为数众多：动作的准确和迅速、价格和通用性、负荷能力和外形尺寸、服务范围 and 程序编制方便程度。

准确和迅速是很重要的标准，因为这是手工、机械化和自动化等任何劳动的质量和生产率的基础。

当谈到用成套机器人代替在传送带、机床和机器旁劳动的全体人员时便存在着质的标准，其中包括准确性和生产率标准，根据质的标准可以评价这种替代的效果。

但是，当然，只有在机器人能代替几万和几十万人的时候，在机器人参加生产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这种评价才充分具有意义。也只有那时候才能可靠地评价机器人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果。

而目前正进行评价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复杂的阶段——使用。使用不只包括机器人结构的自然淘汰，这种淘汰伴随着竞争、竞赛。

人们正在使机器人适合和试图使之适合装卸半制品和制品，清整零件，进行焊接和油漆，管理冲制、铸造、压制的工艺流程和许多各种各样手工操作。

这种工艺选择可以迅速而可靠地对第一代机器人越来越新的结构形成越来越新的要求。不仅对它们，而且对最近的未来一代机器人也可提出要求，未来一代机器人的特点应是功能特性更加广泛，熟练程度也更高。

时
报
社
道

《园田特使回国，强烈否认对苏作了让步》

【时事社东京四月九日电】题：园田特使回国，会见记者，强烈否认对苏“作了让步”，应当理解同苏联的友情。

为使日苏渔业谈判走上轨道而作为首相特使访问了苏联的园田官房长官，九日上午回到了东京。园田官房长官在羽田东急饭店打电话给福田首相，汇报了访苏情况，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谈了访苏的成果等。

这位长官在谈话中就包括北方四岛的适用水域划线问题说：（一）我和柯西金总理会谈时，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不存在日本方面作了让步的事情；（二）在铃木、伊什科夫会谈中，日本也不让步，反而是铃木农相在强烈地进逼

苏联方面。这番话是对一些消息所传“日本作了让步”的说的强烈否定。园田长官还说：“关于这一点，苏联方面的态度也是冷静的。这里表示了苏方的友情，这样理解为好。”

园田长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在国民的激励下去莫斯科进行会谈，在严峻的状况下圆满完成了任务。

二、会谈一开始，我就说：“苏联是自己和别人都承认的超级大国，拥有大炮、军舰、原子弹。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将来，依靠大家的力量开发西伯利亚广阔的原野，成为人类的救世主，这是苏联的责任。对此实行合作则是日本的责任。”但是，苏联听到“超级大国”这个说法，可能就理解成是攻击“霸权”了，于是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中涉及了美国、中国的问题和去年的米格25事件。

三、这个会谈临时中断以后，我说：“我们坦率地交换了看法，你生气了吗？”柯西金总理说：“我不发怒，你也别发怒。”后来，我们在恢复渔业谈判问

题上顺利达成了协议。

四、我看到报纸上报道说：因为日本在二百哩问题上作了让步，所以渔业谈判恢复了，而本来的目标是，这个问题上不让步，又使得渔业谈判恢复。不是让步不让步的问题，我同柯西金总理会谈时，一句话也没有讲到（二百哩）这个问题。这一点，苏联方面也是冷静

的，理解成是有友情的为好。后来，铃木、伊什科夫会谈时，日本方面也没有让步，反而是铃木农相在强烈地进逼。在这个问题上，我解释说，三月二日铃木、伊什科夫交换的信件构成了基础，谈判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

五、领土问题，田中、勃列日涅夫会谈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在

解决第二次大战后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后缔结和平条约。要说愿望的话，我或者铃木农相就想在会谈中说：这个方针没有任何变更。可是，存在反而被苏联拿领土问题来纠缠的担心，所以没有深究。为了一百五十万渔民，领土问题上是不可以吃败仗的。

六、我听说日本国

内有消息讲我们在领土问题上作了让步，听了简直叫人想哭泣。造出这种消息来，高兴的也不是苏联吗？我也已再三提醒铃木农相要当心。

七、我认为，在这次渔业谈判中，在领土问题上，把日本认为北方四岛没有解决而苏联方面则认为已经解决这种状态留到将来去，是可以的。

* * *

外务省首脑主张，领土问题在日苏和约谈判中商议，采取了不放弃要求归还的基本原则的态度。其见解可以说是“鱼”、“领土”分离论：这就是说，即使在鱼的问题上承认划线，但是在领土问题上的要求并未改变。

但是，承认这种划线，解决了当前的日苏渔业问题，岂不形成给苏联的领有北方领土主张一个根据吗？

考虑到以在北方水域捕鱼维持生计的渔民和水产关系人士的情况，希望确保尽可能多一点的捕鱼量，这是肯定无疑的。但不应该把这个问题过多地作为重点，以致给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带来障碍。政府应向国民充分说明在领土问题上的疑团。

* * *

《读卖新闻》社论 《日苏政治交涉所留下的疑问》

说日政府应向国民充分说明对领土问题一系列疑团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八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日苏政治交涉所留下的疑问》，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举行的园田首相特使同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会谈，已就恢复渔业谈判达成协议。

园田、柯西金会谈，大体上造成了打开处于僵持状态的局面，但是，关于我们注视着在北方领土周围划线问题上，进行了怎样的商谈，尚不明确。

三月底日苏渔业谈判之所以中断，是由于在北方领土周围二百哩划线问题上，日苏两国意见形成对立的结果，

既然恢复铃木同伊什科夫两部长之间的谈判，划线问题就理应有某种进展。在这一问题上，据说外务省首脑七日晚上谈到铃木、伊什科夫会谈的前景时说，可能作为渔业问题解决。又说，为了确保在北方领土周围水域每年捕获三十万吨鱼的实际成绩，“不能只谈原则”，暗示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划线。日苏首脑会谈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北方领土周围水域划线等问题，终将会明确的。但是，假如真象外务省首脑所讲的那样，为获得三十万吨鱼，就要承认苏联在划线问题上的立

场，那么，多年来国民一直不断要求归还的北方领土问题会怎样呢？

在设置二百哩渔业专管水域的情况下，这个水域内的裁判管辖权归属苏联，进入这个水域的日本渔船，必须从苏方领取捕鱼许可证。这就是说，水域内确定了苏联的主权权利。

苏联方面在今年二月内阁会议决定中，决定了围绕北方领土周围水域的划线问题。如果承认了这个划线，北方领土就完全包括到苏联的“主权”里去了。极端说来，很可能造成承认北方领土的领土权的结果。

【本刊讯】苏《科学与生活》一九七七年第一期刊登一篇题为《第一代机器人》的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代

当谈到一代人的时候，是指那些曾经或正在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人。而这些人能力、熟练程度或职能没有任何意义。

但当谈到一代机器，例如一代机器人的时候，那么能说明其特点的，便只有它们的功能水平、“熟练程度”，而不是出产年月。

第一代机器人不会看，不会摸，没有任何感觉器官，这些器官可以告诉它工作区——操作对象所在的地方正在发生的情况——，以及它应怎样动作。这种机器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以至它怎样开始工作都得详尽地给它指定。需要事先教会它操作。它在工作过程中什么也不能学会，也不积累经验。

第一代机器人是一种带程序控制的自动装置。与所有其它自动装置所不同的，在于它有一种执行机构——机械手——的独特装置。而且机械手的自由度可以因结构和所要求的动作通用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虽然现代工业用机器人的原理是这样的简单，但它们的结构方案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机械手的结构多种多样，机械手动作的控制系统、训练它们的方法和程序编制也都多种多样。

最初的工业用机器人之一称作“万能”，现在美国和英国还在生产。同任何其他工业用机器人一样，

苏《科学与生活》杂志文章 《第一代机器人》

它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即把机械手同保证它操作的传动装置接通的执行部件和独立控制台形式的控制部件。

带有手掌的机械手（手上有抓钩）穿过一个槽安在垂直转动的柱上。机械手有三个自由度和三个受控制的动作：两个与轴呈纵向和横向相对于柱的前进动作，一个同柱一起转动的动作。手在“手腕”关节部还有两个动作。第六个动作是开关抓钩。机械手前进移动的范围是零点七五米，柱的容许回转度为二百四十度。

“万能”机器人按两个设计方案生产，方案的区别在于程序编制方法和因此形成的功能能力。

方案之一规定利用独立部件以手工安排程序，这种部件带有三只旋转的小手。“示教者”要有次序地把机械手由一个必要的位置转到另一位置。每一种位置对手的姿势都用专门插销储存在程序鼓的某一行里，每当手转到另一位置，鼓便转一行。手的动作的完整循环程序就这样编制完毕。

当程序自动再现时，按一下按钮，鼓即开始转动，鼓的插销依次接通传动装置，保证手向相应的方向运动。

机械手开始运动，传动反馈传感器，传感器产生电压，电压与机

械手沿每一个受控制的座标移动的数值成比例。只要这些电压相等与相应鼓行中插销位置给定的电压，机械手或者停止，或者开始向下一个位置运动，如果下一个插销接通其他传动装置的话。这样整个给定的程序便将顺序再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控制传动装置的接通和切断。这种程序没有规定机械手的运动速度。所以这类控制系统称作点位系统。

自然淘汰

“万能”机器人的第二个控制方案大大不同于第一个，因为可以在整个工作循环内自由地改变机械手的运动速度。这就是连续或回路控制系统。

点位和连续控制，是制造工业用机器人使用的两种主要系统。

第一代机器人不断增加。据美国专家统计，到今年初全世界在机床、机器人和自动线旁劳动的有三千五百个机器人。其中有各种类型、方案、结构和控制系统的机器人，主要是美国、日本、英国、瑞典和其他国家的机器人。

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制造和使用工业用机器人问题，已经制造出了许多试验型机器人。

第一代机器人正在经历它出现

以来的最严重时期之一——“自然淘汰”时期，即使用时期。机器人的结构在进行严格的选择，而且它据以生产的标准各式各样和为数众多：动作的准确和迅速、价格和通用性、负荷能力和外形尺寸、服务范围 and 程序编制方便程度。

准确和迅速是很重要的标准，因为这是手工、机械化和自动化等任何劳动的质量和生产率的基础。

当谈到用成套机器人代替在传送带、机床和机器旁劳动的全体人员时便存在着质的标准，其中包括准确性和生产率标准，根据质的标准可以评价这种替代的效果。

但是，当然，只有在机器人能代替几万和几十万人的时候，在机器人参加生产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这种评价才充分具有意义。也只有那时候才能可靠地评价机器人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果。

而目前正进行评价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复杂的阶段——使用。使用不只包括机器人结构的自然淘汰，这种淘汰伴随着竞争、竞赛。

人们正在使机器人适合和试图使之适合装卸半制品和制品，清整零件，进行焊接和油漆，管理冲制、铸造、压制的工艺流程和许多各种各样手工操作。

这种工艺选择可以迅速而可靠地对第一代机器人越来越新的结构形成越来越新的要求。不仅对它们，而且对最近的未来一代机器人也可提出要求，未来一代机器人的特点应是功能特性更加广泛，熟练程度也更高。